

长篇历史小说

岳麓

风烟

几经战祸 几度兴衰
中兴将相 十九湖湘
举世瞩目 天下闻名
探求湘学源头……

赵世荣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下

惟楚有材於斯

长篇历史小说

岳麓

风雨

赵世荣

著

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

I247.53
ZSR
V.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岳麓风云(上、下)/赵世荣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11

ISBN 7-5438-4513-X

I. 岳... II. 赵...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
湖南省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695 号

责任编辑: 李建国
张人石
装帧设计: 陈 新

岳 麓 风 云(上、下)

赵世荣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健峰彩色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30×960 1/16 印张: 54.25

字数: 736,000 印数: 1-6,000

ISBN7-5438-4513-X

I·443(上、下) 定价: 90.00元

目 录

1	前 言	
1	第 一 章	邓郁修炼黄抱洞 陶侃射杀蟒蛇精
14	第 二 章	法愍振兴麓山寺 玉虚枉施镇观龙
26	第 三 章	僧灵祐弘扬佛理 顽少年慧证菩提
39	第 四 章	老禅师深释佛法 大诗圣畅游麓山
53	第 五 章	刺史有心而敬老 太傅无意却惠儒
72	第 六 章	和尚让地建书院 太守献策达天聪
85	第 七 章	宋真宗题额赐匾 周山长请旨还山
98	第 八 章	宋哲宗怒罢邹浩 岳麓山恭迎圣人
110	第 九 章	完颜氏火焚书院 刘安抚梦圆儒生
126	第 十 章	五峰始谪湖湘脉 张栻初露经世才
143	第 十 一 章	定大位张栻主教 兴书院群贤骤趋
159	第 十 二 章	朱晦翁千辛造访 张南轩十里相迎
174	第 十 三 章	辩中和二儒究道 听大论万马干池
187	第 十 四 章	二儒偕同游南岳 数月唱和竞风流

205	第十五章	张南轩传道解惑	吴德夫经世济国
218	第十六章	辛弃疾独具慧眼	赵彦直大显神威
232	第十七章	南轩星陨江陵府	晦翁督学长沙城
248	第十八章	施仁政降蒲来矢	兴岳麓杀刘霸天
262	第十九章	修书院胜过前辈	兴学风惠及后学
278	第二十章	信谗言儒学遭禁	主理坛朱熹蒙冤
293	第二十一章	兴理学朱熹平反	庆大功理宗赐书
310	第二十二章	阿里海牙焚书院	湖湘学子斩凶顽
321	第二十三章	世祖崇儒重书院	吴澄讲学显风流
338	第二十四章	诸贤捐资又重建	叶性登坛再中兴
353	第二十五章	阐心学阳明绕道	悟良知师生动情
367	第二十六章	张元忭振湖湘脉	明世宗撰敬一箴
382	第二十七章	宠阉党熹宗辱祖	结行社夫之救国
397	第二十八章	为红颜冲冠一怒	投戎旅报国穷年
410	第二十九章	遁山穴而忧天下	究学术以惠黎元
422	第三十章	车万育执掌书院	王夫之集学大成

435	第三十一章	康熙帝惠赐书匾	郭金门妙讽八股
448	第三十二章	一千帑金半到账	百二生命皆归西
462	第三十三章	彰功绩乾隆赐匾	兴正学朱张为宗
477	第三十四章	王文清再任山长	吕太守捐出俸薪
493	第三十五章	罗典重赴鹿鸣宴	袁枚失意岳麓山
507	第三十六章	慎斋执帚吐戒语	福田赫曦悟玄机
518	第三十七章	名曜再振湖湘脉	默深趋登岳麓山
530	第三十八章	焚鸦片则徐饮恨	修图志魏源启民
542	第三十九章	李知府草菅人命	陶子霖微服问情
556	第四十章	行改革功震朝野	整吏治誉满两江
570	第四十一章	贺巡抚教化云贵	张学政算计忠良
582	第四十二章	主书院坦斋传道	吹香亭子城说诚
599	第四十三章	平内乱兰妃举杰	办洋务国藩兴邦
615	第四十四章	崔暎火烧上林寺	筠仙出使伦敦城
629	第四十五章	作幕僚左公闯祸	为经世贻生荐才
643	第四十六章	左宗棠舁榱督阵	曾纪泽借威争荣

655	第四十七章	杨昌济穷究学理	王益吾力弘世风
672	第四十八章	谭壮飞市曹殉义	王蔡园维新作梗
686	第四十九章	赵尔巽奏废书院	老学府更换新颜
699	第五十章	为警世天华殉海	求公葬之谩闹湘
713	第五十一章	汤芑铭湖南作恶	众学子板仓求师
729	第五十二章	袁世凯惊悸皇梦	蔡松坡高举义旗
745	第五十三章	和森岳麓忧国运	中夏北大觅真经
757	第五十四章	张敬尧害民无状	毛泽东驱恶有方
773	第五十五章	赵恒惕扩充军备	何叔衡展开斗争
785	第五十六章	抗日寇三湘奋起	迎战火湖大诞生
796	第五十七章	李毓尧毒害学子	胡庶华誉满三湘
808	第五十八章	世纪社首倡义举	芙蓉国骤起波澜
822	第五十九章	地下党引领学运	众师生击水中流
834	第六十章	程颂公宝庆起义	新中国书院新生
851	后	记	

【第三十一章】

康熙帝惠赐书匾
郭金门妙讽八股

话说车万育做岳麓书院山长，因他家学渊源，为人又极具气节，因此四海之士，“争相与游，而愿出其门下”。他所作《声律启蒙》最是流行。“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雅俗共赏，用典又是恰到好处，一时潭州境内，朗声而诵，上至白发老翁，下至三尺稚童，几乎无人不晓。

巡抚丁思孔，有感车万育的教化之功，很兴奋。于是奋笔疾书，向康熙作了折子，奏请康熙题额赐书。而此刻吴三桂的三藩之乱尚未平息，却又传来了台湾郑氏作乱，忽然又接到关外叛军敌情，称俄罗斯人带了大队兵马，打进蒙古来了。康熙帝下谕派都统彭春督兵到瑗琿，彭春同萨布素部队，直攻维克萨城与俄罗斯人订约讲和。然而时隔不久，又接边报，说蒙古噶尔丹部联合俄罗斯人造反，康熙帝封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同皇子胤禔出古北口抵敌；封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率同简亲王雅布出喜峰口抵敌。谁知噶尔丹的兵十分骁勇，攻破了阿拉尼的蒙古兵，再攻入乌珠穆秦。冲溃恭亲王的阵脚，打进多伦伯东北乌兰布通，亏得裕亲王用火炮猛攻，破了噶尔州的驼城，噶兵大败，退还土克图。可正当清兵长驱直入之时，康熙帝忽然在博洛河城害起病来，只得班师回京。

到了第二年刚刚解冻，那噶尔丹又起三万骑兵，沿着绿

连江旱地而下，打破喀尔喀，直攻马颜乌兰。康熙帝决意御驾亲征，带领十万大兵，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大元帅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西路大元帅是大将军费扬古，带领陕甘强兵，从宁夏渡沙漠，沿士拉河打其后路；皇帝独当中路，从独石口过多伦泊，西入沙漠，再从科布沿线连河右岸，过额尔德尼罗海山。那噶尔丹的兵，看见皇帝黄幄龙璿，吓得连滚带爬地从诺山逃去。皇帝直追到塔米尔，两军奋勇交战，噶兵大败，死伤近一半。恰在这时东西两路人马，也包抄过来，噶尔丹部主走投无路，皇帝劝其投诚，他便在东宫中服毒自尽。从此喀尔丹各部都投降了清朝。皇帝班师回京，看到江山统一，异常愉快。

看官请注意，皇帝亲赴前线平叛，康熙被搅得晕头转向，他哪里还有精力来顾及一个书院的事务呢？于是将丁思孔的折子束之高阁了。见康熙并没有依奏题额赐书，丁思孔有些无奈，但他终不知圣意。消息传到岳麓书院，车万育听了顿觉有些脸红，自以为讲学未达圣意，因此很自咎。即于岳麓筑亭，自书“自卑亭”而悄然离去。

车万育的悄然离去，把丁思孔气了个半死，大骂：“车万育欲坑我也！”

他大骂了一回，却派了快骑，四面追寻，大有当年萧何月夜追韩信的味道，然而，哪里还有车万育的影子呢！

丁思孔终于没有追回车万育。整日里郁悒寡欢，愁眉不展。书院没了山长，成百的学子各自为政，大有一盘散沙之意。他去了几回岳麓书院，他的心痛了：“岳麓书院数百年的基业，要是毁在我丁思孔的手里，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了！”独坐书房，他沉思着。

却说丁思孔的一个姓汪的师爷，见丁思孔如此愁眉不展，郁悒寡欢的，很着急。在劝慰了几次以后，并无多少效果，就改变了主意。他把自己在市井艺人那儿听到的一些说书故事讲给了丁思孔听，想以此来改变丁思孔的心情。

一天，他向丁思孔讲起了《郭县令智退小偷》的故事，讲到有趣外，他自己倒是先笑了起来。然而丁思孔听了却不笑，很严肃地问了起来：

“郭县令！是不是善化的郭金门！”

他眼一亮，郁悒之容顿时减了八分。

“正乃善化郭金门也。”汪师爷见丁思孔很有兴致，愁容顿减，很是兴奋。

“郭金门不在荣和做知县矣？”

“据说早不做知县，在善化筑室隐居差不多一年矣。”

听了汪师爷如此说，丁思孔竟是大腿一拍，高声大呼起来：

“好啊，车万育岂能坑我耶？”接着大笑起来，却把汪师爷惊得不知所云了。

且说郭金门，字黄瞻，湖南善化人，家贫，却有大志。自幼聪颖，所读之书，皆过目能诵，康熙二十三年参加科举考试，即中举人，做荣和知县。郭金门做荣和知县之时，恰逢天灾，农作物歉收，民不堪重负，但州府不恤民情，一味地征收盘剥农民。对此郭金门很有意见，作了折子，请求朝廷赈灾。知府王之枢为了邀功请赏，竟置郭金门的请求于不顾，照例指令在荣和县派运大米。这下可把郭金门气疯了。

“我本来想要求朝廷救济，没想到州府却是如此的不仁不义，不仅不赈灾，反而檄派运米。”于是将州府“派运大米”的公文搁置一边而不予理睬。

郭金门当然清楚，自己如此作为，其后果将是什么，但要他在已经被天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灾民身上，再去刮一层脂膏，他确实于心不忍。他是个儒生，他非常清楚儒家所谓“仁义”的全部含义。他也十分清楚，只要他能够按照上司的要求，去刮这一层民脂民膏，于他郭金门来说，不就政绩辉煌，自然官运不可估量。然而，这与他出仕的初衷不相符，与儒家的仁爱不相符。“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先贤的俗语，萦绕于耳际。知府王之枢见其并无行动，派了特使，一次又一次地催。特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如果再不动的话，他那县令之职，将朝夕不保。见王之枢如此催促，又是如此的苦苦相逼，郭金门辍了。先前几次还接见知府特使，以后特使再来，郭金门吩咐师爷，就回复“郭大人下乡刮民脂民膏去矣”。干脆不见，而潜入书房整日闭门不出。王

知府越是逼得紧，郭金门越是坚持得紧，如此猫捉老鼠一般躲躲藏藏，感到活得太累，也就产生了远离仕途的想法，他作了辞呈，云：

“……某本儒生，所宗皆为仁义之学，以天下之事为己任，以仁万人之仁、爱万人之爱为己职，某不能以饱一己私欲，以期腾达，而屠夫天下之民众也……故以为，不胜其职，乞请免除”。

辞呈递到王之枢的手里，因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抗了他知府大人之旨意，也就巴不得郭金门早提辞呈了。

且说知府王之枢，乃郭金门同年，进士出身，当朝大儒，但他的为人，却与郭金门不同，对于仕途却是异样热衷，对上司的指令、意图不管实际情况将是怎样，总是一味不折不扣地执行，而且不遗余力地去完成。

郭金门提交了辞呈，没有等到上头的批文，就清点了府库，将本县的大印以及府库账册，一一地包了，交付给了县丞，自己只是带了儒家的一些经典，一口柳条箱子盛了个干净。

听说郭县令因为拒派运米，受到知府的胁迫而被迫辞职，荣和县的百姓，自发地来到了衙门，坚持要为郭金门饯行。他们抬来了轿子，推来了独轮车子，准备为郭县令运送行礼。然而当他们见到郭金门，仅有一柳条箱行李之时，登时傻了眼了，这哪里是一个县太爷的行李耶？一口柳条编织的箱子，黑不溜秋的，而且中间的柳条已有多处折断，用麻绳胡乱地捆了一通。从这折断了柳条的眼里看去，除了数件破旧的衣物之外，只有儒家的典籍了，“为官清廉若此，大清朝又有几人焉？”前来饯行的荣和仕绅见此，颇觉过意不去，于是纷纷筹集了数百两银子，跪送郭金门，执意让其收下。仕绅的诚意，感动得郭金门不禁落泪，“多好的仕绅！多好的百姓哉！”但他确实不能领这份盛情，他含着泪水，一个劲地拱手作揖为谢。“乡亲们的好意，郭某心领就是了，心领就是了……”见银子不受，百姓又提了满篮子的鸡蛋，大袋子的橘子，更有曾经相与从游、视他为师长的士子儒生，携了名贵的文房四宝相赠，这些对于一个儒生来说，特别对于一个师长来说，受

之亦是无愧，但郭金门亦是一一地拒了，仅仅只是喝了一位老妪所敬的一碗清茶，算是领了深情。拜别荣和的百姓，一路悄悄地回到善化。

康熙皇帝一日批阅奏折，见有荣和知县郭金门所奏荣和县灾情一案，派了钦差，亲赴荣和县私访了一回，调查的结果是郭金门所奏句句是实。这康熙帝本来就文韬武略的，亦是宅心仁厚，于是依了郭县令所奏，即降旨荣和县免派，只是当皇上旨意到达荣和县时，郭金门早已回归了故里，而未沾皇恩了。

郭金门悄悄回到故里，闭门谢客，一门心思地研究儒学，置数亩薄田以资养家糊口，草屋荆门赖以栖身，因无职无位，倒落得个一身轻松。这郭金门尽管自己赤贫如洗，却有同其家父一般风范，乐于善举。

其父字嘉言，本系善化一大殷实之户，有良田千顷，牛羊成群，鼎食钟鸣。顺治初年，天下大旱，加之兵燹流血，天下饥民成群，嘉言雇了数十人之众，于驿道之傍广辟粥局，舍粥以救饥民。因连年战祸，国库空虚，前方战事频繁，顺治帝为之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加重赋税。尽管善化遭了大旱，但赋税却没半分减免。为了征税，县令愁得寝食难安。嘉言闻信，坐轿拜晤了县太爷，决定出银十万两，而替乡民代缴。县令闻言大喜，当即要作书表奏朝廷，委以官职。嘉言见状，乃忙止之，因他如此义举，并不是为了买求一官半职，仅求施善于乡民而已。他清楚，此刻再去盘剥乡邻，有如雪上加霜，但如不征缴，县令也无法交差，官一逼，说不定民亦反，也就会天下大乱，血流成河，嘉言是极不愿意见到这个结局的。由于嘉言出巨资替乡民缴税，经县太爷一宣传，嘉言自然名声大振，引起了境内盗窃强人的嫉妒。多年战乱天灾，民不聊生，境内强壮健丁，结伴落草，流氓兵痞作乱，社会不再太平。强人黑纱蒙面，手持钢刀，冲进了郭府，见鸡杀鸡，见人杀人，血洗了郭府。因嘉言平时待家人极是重义，家人极感嘉言恩泽，强人逮到了嘉言，准备一刀砍了，早有家人兴福等七人跪伏于地，向强人求情，愿代主死，以自己的头去换嘉言性命。

这班强人，确实是地方上的一些无赖乌合之众，均是不仁不义之徒，他们丝毫不为家人的大义而生半丝同情之心，连同嘉言一齐杀了。郭府被强人洗劫一空，而且一炬大火，烧了个干尽。有家人救了主母及小主人金门，开了后门连夜出逃，总算保住了郭氏一脉血源。所以善化郭府传至郭金门时，已是贫困潦倒。

尽管家境如此遭变，却丝毫没有改变郭金门从善之心。他中了举人，做了县令，却终究恪守儒道，以仁爱之心而视天下黎民。他归了故里，尽管自己并不殷实，然而谁家有难，哪怕自己吃了上顿难续下顿，他准会接济。因郭金门如此乐善，引起了窃盗的误解。境内有一惯盗，见郭金门到处施善，心想郭金门在做县令时一定贪了许多的金银，趁阴雨漆黑之夜，潜入郭宅。虽然时已深夜，郭金门刚刚熄灯就寝不久。他长期以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做县令之时，因为政务繁忙，白天很少有时间读书，就于夜里挑灯苦读，而且每夜如此，不到子时，就是躺到床上，也不能成眠。挂印归田后，一切都已改变，不用为繁琐的政事而忙碌，无须接待拜晤上司，遍访同僚，一身轻松，两袖清风，然而做县令时养成的读书习惯，却终究不能改，寒暑不变。他熄灯就寝后，潜伏于外的小偷，轻轻的扒开了门闩，溜进了书房，掌灯以手遮拦着，却见满屋的儒家典籍。尽管这些儒家的典籍，在郭金门的眼里，价值连城，于小偷看来，却是一文不值的废纸一堆，随手翻了一下，胡乱丢到一边。见书房并无收获，又潜入内室，打开柳条箱，见里面除了几件破旧衣物之外，更无值钱之物，小盗凉了半截。本来他是满怀希望而来的，没想到找了大半夜，即是如此一个结局，不禁为郭金门的做人，心感肃然了。小偷的行动是极为轻巧的，所掌之灯，只能照得自己，却终究被睡得并不太深的郭夫人发现，她朦胧地睁开双眼，见有黑影于室内晃动，又见一灯如豆至，亦如鬼火，就有了些疑虑。她以为是眼花缭乱，于是用手揉了揉眼，复看去仍是如此，于是急催酣睡的郭金门并耳语以告：“有小偷入室”。

郭金门睁眼观望，所见同夫人一样，于是确信有小偷入室。郭夫人想惊呼，郭金门乃示意制止，耳语于妻：“室内

零乱，一惊呼，小偷乱窜，跌倒，断了手足，终究伤残”。

他想，小偷本来就穷，若富又岂肯为盗，又岂肯冒如此之风险而登堂入室？既穷，又断了手足，更惨。妻子见其迂腐到家，自己穷得丁当响，尚在替别人着想，有些感动，用手在其脸上轻轻的点了一下，很是爱意地“唉”了一声。任由小偷翻了个遍，郭金门复作酣睡状，鼾声渐起，少顷作梦呓状，高声诵诗：

春梦多惊鸟，轻风搅掠衣。
帘疏残月露，门锁落花飞。
小燕随风堕，鸦迷认柳归。
漏深还怅望，清影为谁依？

吟毕，复鼾声如雷，小偷乍一听，不禁毛骨悚然，以为郭金门发现了自己。这小偷是没有读多少书的，然而仔细地联想，郭金门所吟之诗，听到“残月”“门锁”“漏深”“清影”等词，以为在说自己，再仔细的想了一想，越想越像，于是认定郭金门已经发现了自己，只是不愿识破而已。顿觉两脸发烧，熄灯摸黑空手而出。出门，却听室内传出郭金门的呼叫：“高客，请随手关门，外面湿滑，好走！”

见小偷离去，郭金门乃起床点灯，直奔书房，见书籍无损，乃放心。闭门复睡，直至天亮无话。

这小偷入郭宅，本想发点小财，却见郭金门寒碜若此，竟是空手而回，开了他入道以来第一次登室而一无所获的先例。但他却受到了郭金门崇高的“礼遇”，郭金门给了他足够的面子，他有些感激。于是把郭金门的“仁”、“义”之举，在同道中广泛宣传，而且越传越广，传到民间，传到官府。最后，民间那些说书的艺人，以此编了段子，唤做《郭县令吟诗退小偷》或《郭县令智退小偷》。

却说康熙皇帝，在批阅了荣和知县郭金门的奏折以后，派了钦差微服到荣和知县进行了私访，钦差见因天灾而留下的凄凉之态，很是有些悲哀，又与荣和老百姓对话，见百姓盛赞郭金门的大义和仁政，钦差十分地高兴，回到京城，将荣和县所见所闻一一向康熙作了汇报，康熙又喜又忧，忧的是荣和

的天灾，于是照了郭金门所奏减了派米；喜的是郭金门一个小小的县令，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而抗上拒从。他似乎从郭金门的身上发现了一代“鲠臣”的影子，于是降旨，要升郭金门的官。然而当康熙的旨意到达荣和，郭金门早就辞职南归。见了皇上的旨意，王之枢有了些反思，觉得自己对郭金门的胁迫似乎太严，太利害了一些，于是取了郭金门的辞职报告，再三地把玩吟读，觉得郭金门深得儒道“仁义”之精粹，自己也是一介儒生，然而自己的所为，与儒之“仁义”又相差甚远，于是



康熙

很是惭愧。就在郭宅失盗以后，在康熙旨意达到不久，即备了厚礼，携了康熙圣旨，带了随从，直奔善化郭宅而来，序了同年，向郭金门作长长一番解释。取了郭金门的辞职报告，力劝郭金门出仕，但郭金门此刻已是断然不再出仕了。虽然他已对王之枢毫无芥蒂，对康熙的慧眼识才表示谢意，但他觉得，出仕作官，好像很是有些别扭，“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倒不如自己现在自由快活。王之枢劝解话语讲了几箩筐，郭金门终不为所动，无奈，依依而别。

郭金门不愿再度出仕，而且已经铁心，却在善化传为美谈，有感郭金门的儒名，就在王之枢离去不久，湖南巡抚丁思孔在听了汪师爷的故事后，却携了厚礼来到了郭宅。郭金门挂印归里，本意是闭门谢客，苦读圣贤，无意间却因小偷的故事，让民间的艺人却做了广泛的宣传，而美名传遍天下。境内鸿儒名士不时登门拜晤，以相究道，又因康熙的一句褒语，又把他与政坛扯到了一起。王之枢的造访、劝慰，使他闭门谢客、甘作老儒的理想破得粉碎。丁思孔的再度造访，几乎让他难以成寐。

丁思孔的造訪，并不像王之樞一樣，王之樞的造訪，多少有些冰釋前嫌的味道，而且多為道歉謝罪之辭。丁思孔却不同，而是慕名相邀。讲了當朝聖上對於程、朱理學的重視，讲了岳麓書院培養理學人才的历史功績，二人皆為大儒，所崇亦是程、朱，少有分歧。對丁思孔所聘岳麓書院山長一職，郭金門當然不是沒有想過，但他清楚，儘管自己有些儒名，然而比車萬育若何？車萬育尚且如此？自己會是怎樣的一個結局？但他確實對山長這個“職位”有十分的興趣，“作為一個儒生，真正能夠為人師表，亦是不枉此生了”。但他還是很委婉地拒絕了丁思孔的第一次聘約。通過與郭金門的接觸、論道，丁思孔發現，儘管郭金門的學歷只是一個舉人，然而其學識的淵博，比起那些進士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他的“大仁大義”足為世人楷模。於是對郭金門窮追不舍，三天一訪，五天一約，逼得郭金門別無選擇，於是別了娘子，辭了草屋而入山齋。

因小偷的入宅，郭金門的“大仁大義”之舉，被藝人廣泛傳頌，從而使得郭金門未登山齋，却已“仁義”著于天下。四方士子慕名而來，登書院而願出其門下，於是書院又格外地火爆。這康熙皇帝對於程、朱理學十分重視，命朝中鴻儒編撰《朱子全書》，性理大全，又在康熙五十一年下旨，把朱子的牌位放進孔廟，配祀孔子。更是把朱子語錄作了范文，規定士子的科考作文不能超出范文的規範，時人把這種文章喚做“八股文”。“八股文”的興起，也就使得岳麓書院固有的自由講習之風受到壓抑，使得湖湘正學受到限制。郭金門不敢明目張膽地對朝廷以“八股文”取仕提出異議，於是作《岳麓試牒》，他說：

“凡衣冠藻雅，悉是天地英華、山川靈異所現，九洲之內為岳者五，而楚得其一。又鎮在湖南，峰峦分奔，蒼翠亂流，迤邐數百里，力倦氣收。然後阻以瀟湘，結以峒嶺，聳為長沙右臂，則一麓已全當衡岳之秀。上与九嶷连云，下與黃鶴大別爭峙。固宜雕龍鄉虎，煩蔚七郡，而分旄建節，崢嶸一時，山靈雖奇，得人文而顯，人文雖竟因大賢而聚。文以岳麓名也，岳麓之以文名也，未定所在，而三君子要使不

朽云。”

他没有指出八股的害处，却十分巧妙地，十分含蓄地对八股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又十分含蓄地道出了岳麓书院的教育方针。

朝廷以八股取士，自以为可以网罗天下人才，然而在真正的儒者看来，朝廷的所为，无异于在为禄虫提供机遇。尽管朝廷天天说程、朱，却确实是在对程、朱“理学的扼杀”，郭金门的《岳麓试牍》一经脱稿出手，就成了士子学人争相传阅的范文。名流大儒慢慢地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不禁弹冠相庆，为郭金门的智慧与勇气而感动。因郭金门标异立新，以讲八股作为幌子，实则所讲湖湘“理义”之学，天下士子学人，争相与游，一时间岳麓书院人才济济，弦歌不断。

且说丁思孔，自从三顾茅庐，聘请郭金门出任岳麓书院山长以后，把岳麓书院的担子，全交给了郭金门。自己偶尔登临，直入山斋，或与郭金门聊聊天，下下棋，间或为做学问中的一些问题，讨论一回，很是潇洒。见岳麓书院又出现了车万育作山长时一样的盛况，有感郭金门育人之德，于是又一次向康熙皇帝作了奏章，再次奏请康熙赐书题额。丁思孔的奏章送达康熙，见奏章所言岳麓书院事宜，龙颜大悦，于是召了侍臣，细细地询问，见奏折所言“邑人举子，郭氏金门，深谙儒道，仁义著于四海，居山斋而讲，四海学子尽归……”见有郭金门大名，于是想到前不久，上折请振的荣和知县郭金门，乃问：

“郭金门！荣和知县欤？”

见康熙问及，侍臣不敢隐瞒，把荣和县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全盘地托了出来；康熙听了，有些惜才，继而又有些责怪王之枢之意。但王之枢所为，又确实是出于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康熙不再追究。于是命太监备了文房四宝，铺了宣纸，只见他，右手提笔，凝神聚思，却迟迟不肯落笔，康熙想抑或当年宋真宗一样，仍赐“岳麓书院”四字，这岂不太入俗流，而且这样题了又有何意义？他想了一回，又慢慢地把笔放下，在御书房内来回踱了数步，太监见康熙如此为难，如此尴尬，很是替他心忧。可惜自己自幼进宫而受腐刑，大字不